

花山文艺出版社

艺文珍藏录

唐
肇

艺 文 探 微 录

唐 攀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艺 文 探 微 录

唐 挚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8.875 印张 6 插页 219,000 字 印数：1—459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36 定价：1.25 元

120/132

目 录

陆蠡和他的散文·····	(1)
冲决罗网之歌·····	(8)
散文三题·····	(14)
质朴的美的开掘·····	(20)
霜天晓角气如虹·····	(25)
播火者的歌	
——读优秀报告文学纪感·····	(29)
残虐灵魂的历史见证·····	(36)
赞《高山下的花环》·····	(48)
铁饭锅中的时代旋律·····	(56)
敏于思索 勤于探求	
——《郑万隆中篇小说集》序·····	(62)
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	(66)
漫评《蒲柳人家》·····	(71)
在绿色河流上的断想·····	(79)
论刘世吾性格及其它·····	(83)
长长的流水般的深情·····	(95)
纯真爱情的呼唤·····	(100)
喜读《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105)
短篇琐评 (四则)	
一 《受戒》·····	(107)
二 《明姑娘》·····	(109)

三 《卖驴》	(111)
四 《新来的教练》	(113)
高原上盛开的花朵	
——《遥远的地方》序	(115)
真实的和造作的	(123)
是强者还是懦夫	(129)
说“巧”	(140)
进入艺术世界	(146)
漫说境界美	(154)
美的发现	(158)
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握真实	(160)
更好地表现新时期的社会矛盾	(182)
历史新时期文艺的重要指针	
——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	(191)
文学中的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	
——读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笔记	(198)
关于文艺源泉	(213)
文艺批评二则	
一 文艺批评种种	(220)
二 也谈文学批评	(222)
从“非学者化”说起	(226)
有感于赵树理精神	(229)
报告文学随感	(234)
读文偶感	(237)
诬陷变不成真理	(241)
扫荡瞒和骗的文艺	(246)

肃清《纪要》的流毒·····	(249)
看《远山的呼唤》所想到的·····	(254)
关于《神秘的大佛》的杂感·····	(260)
《模范丈夫》说明了什么·····	(264)
影片《天云山传奇》二则	
一 信念和情操在苦难中闪光·····	(267)
二 关于《天云山传奇》·····	(269)
童稚之心与利害打算·····	(272)
小析文嫣·····	(274)
后 记 ·····	(277)

陆蠡和他的散文

散文家陆蠡，生活在浓重的暗夜中，如一颗彗星，以灿然的一闪，划过文学的天空，便被黑暗无情地吞噬了。但是，他以全生命燃烧起来的光芒，却并没有消失。

也许如今三十岁左右的人，不大知道他了，但是只要读过他遗留下的那三本薄薄的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了解了他那既平凡又悲壮的短促一生，便会喟然叹惜，也会被他那美丽得如珠贝似的散文，为他散文中所透露出来的天真、善良、蕴藉、细腻，和有时迸发出来的悲痛与愤怒的呼号所感动。

据陆蠡同时代的作家们的回忆，陆蠡是属于那种感情内向的人，他口齿钝拙，情感深敛，别人说话时不大插嘴，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而眼光里也老象带着几分羞怯。他完全是一个胸无心机的真正的老实人。但这决不是说，他是一个对于生活，对于人和环境，采取冷漠或者超脱态度的旁观者；不，在他的似乎木讷的外表下，隐藏着的却是一个善于沉思、敏于感受、情感深沉，而又想象丰富的心灵。就象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海星》中的散文《黑夜》中所说：“黑夜，是自然的大帷幕，笼罩了过去，笼罩了未来，只教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从心灵一点的光辉中开始进取。”在旧时代的黑暗中，他情感的旅程虽然有种种曲折，却并没有沉沦，而总是怀着热望，默默地有所追求，有所进取。

他没有处在斗争的漩涡和风暴的中心，而他性格的狷介和单纯，又使他不善于在人世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周旋，这自然不可避免地在他的散文中留下了印记。他的散文确实没有那种匕首

的犀利和投枪的锋芒，没有大河奔腾的雄伟和狂飙出谷的气势。借用清人姚鼐的话：“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寥廓。”读他的散文，仿佛倾听夜曲，有时凄怆，有时幽美，婉转曲折；又仿佛与友人促膝谈心，有时喁喁低语，有时倾吐心曲，娓娓如诉。在他的散文里，你只觉得他因物赋形，随影换步，鸟啼花落，皆与神通。

他的散文常常是纤细的，似乎带着一丝悒郁、忧伤的色调。泰纳说：“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他的纤细和哀伤，也可以从他生活在比较狭小的环境里和沉重的时代本身给予他的局限得到解释，却难于过多的苛求。

他散文的不少篇章中，使人感觉他常有一种深刻的寂寞感。有人以为，这是由于他童年在浙东山区的自然环境中度过，草木虫鸟一直是他熟悉的伴侣，因此培养了他好寂寞的习惯，于是他便在寂寞中和自然对谈；但这恐怕也只是原因之一端，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我以为却是这颗充满强烈爱憎是非感的心灵，在寒凝大地、风雨如晦的旧时代，无论在相当原始闭塞的山乡，还是在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他到处都目击了太多的丑恶、黑暗和悲剧，而他又并没有在斗争中、集体中、时代的风雨中，汲取到搏斗的力量，便不免陷在深深的寂寞中，他有时在寂寞中咀嚼梦魇般的痛苦和忧伤；有时又不免让深深的寂寞所包围，“如水之包围鱼”，并且企图使自己的“灵魂得在它的氛围中游泳、安息”。这或许就是在那个时代的重压下，他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必然的弱点罢。

然而，他实在具有一颗孩子般敏感，孩子般单纯的心，有着许许多多天真的幻想，有着对于美丽的大自然的痴情热爱。因此在他的笔下，这一切仿佛都是万点泉眼，汨汨而流，化为诗一般

的散文；而又因为这一切是被他的深思的智慧所孕育，你便觉得即使是信手拈来的一角单色的描摹，一点感情的触发，一丝心绪的吐露，也都闪烁着某种哲理的光辉，耐人寻思。在《海星》中，那个捧着贝壳的孩子，“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而不可得，于是，“点点滴入海中”的清泪，化作了“海中无数的星星”。在《荷丝》中，他编织了一个负心的蜻蜓公子抛弃荷花姑娘的童话，因此他告诉我们荷梗中抽剪不断的细丝，正是荷花姑娘对于爱情的焦恨所孕成；一枝芦花会带给他一个梦：“我梦见芦花摇落了床，象童话中的公主，睡在厚厚的天鹅绒的茵褥上，我是睡在芦花的茵褥上，绵软而舒适，并且还闻着新刈的干草的香。”一枚贝壳又会使他升起丰盈的想象，在想象中，他就乘坐这一叶白玉般的贝舟，浮海而去，在长满花草的涯岸，他将贝舟翻转，作为篷帐，而“在贝舟底下望着银河畔的星星，听露珠凝集在寒冷的贝上，象檐溜般的从贝壳的棱沟里点点滴滴地落下来”。充满童心的幻想，美好感情的追求和精致简洁的文字在这里融为一体，构成了诗意的境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大自然万象纷呈，却不是冷淡的装饰品，而俨然如同活的、有生命的精灵，他与榕树伯伯对话，为蟋蟀的死去，摆上最后的祭奠，他想象母鼠有了胎儿的欢喜，又为小麻雀的冻饿而叹息。

我不知道他的充满幻想，是不是由于在他所接触到的沉重生活中，只是在这一角，才感受到了一些最美好、最动人、最使他流连的感情，因而想借助他的笔将它传达给人们；从他的那篇题名为《乞丐与病者》的散文中，他自己对幻想却作了一个诗一般的解说：“我有一个美丽的东西。我有一个幻想。没有一样东西比我幻想中的东西更美丽，更可爱，没有一块地方比我幻想之境更膏腴、更丰饶，没有一个国家比我幻想之国更自由、更平等，我有可以打开幻想的箱子的钥匙和护照，这个钥匙和护照，便是贫穷。”贫穷带来了幻想，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注释，他

的幻想正是他的希冀与渴望的升华，正是因为他所经历的时代和实际生活中有太多的“贫穷”，他便只有描摹那幻想之境的“膏腴”、“丰饶”，与幻想之国的“自由”、“平等”。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在陆蠡的散文里，幻想中的乌托邦和童话世界，也根源于现实，它原不过是对于残酷现实的充满污秽生活的小小的抗议和抵制。

他并没有停留于天真的幻想之国中。统览他的近五十篇散文，这些不过是他所描绘的世界的一角。当他一旦把自己的视线从这个用幻想构筑起来的世界中，转向现实生活中时，透过他的散文，我们就听见了他灵魂里迸发出来的悲痛的呐喊和愤怒的呼号。他的蘸满着各种色彩的笔，在这样的时刻，就似乎只是用铁青的颜色，去描画出那旧时代残酷不平的生活。请读一读他的故乡杂记之一《水碓》罢。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了然“水碓”是什么物件了，但三、四十年前的江南山村，大凡有水溪的地方，便有个简陋的水碓，它借用自然的水力来挥举笨重的石杵，人们就将石臼里的稻谷舂成米，或者将米舂成粉。陆蠡故乡的这个“冰冻得象地狱底”的水碓，曾经如同恶梦似地缠绕在他的记忆中，这是因为当他一听到这午夜的确声，“就不能不想到街邻的童养媳来”。这个只有十五岁的童养媳，承受了凡是童养媳所经受的一切可怕的虐待和苛遇，但是更残酷的是，“每每在冬夜叫她独个去守水碓，让巨灵般的杵向震怖她稚弱的灵魂，让黑夜的恐怖包围着她，让长夜无休息的疲劳侵蚀她”。于是终于有一天，“在一个将近除夕的冬夜里，被石杵卷进臼里，和糕饼粉捣成了肉酱，听说这粉还多拌上一些红糖做成饼子出卖哩！”残酷的，浸滴着受欺凌者的血的事实，使得这一向沉静温文的人，大川决堤般地喷发出了裂石惊天的呼号。

“我便咒诅这午夜号吼的确声，诅咒这吃食那些和着人血的糕饼的人。而我愿意会有一天一根蛛丝落在半明半灭的灯火上，

把整个稻草蓬点上了烈火，烧毁这杀人的白杵，或有夏日的山洪，把水碓连泥带土的冲流漂没，不让有人知道这人间血腥的故事，不让林中食母的鸱枭讥我们和她一样的自食同类。”

这檄文般的愤怒呼号，使我们看见了另一个陆蠡。原来那个对于大自然充满眷恋而不能忘情于山水，甚至对小小的蟋蟀也怀着温存的心的散文家，心中除了细腻的爱得温柔，还有崇高的恨的烈火，他的爱憎，直如白昼与黑夜，分明异常。

而当我们读到他的《竹刀》时，就更使我们相信，这个在“天风入罗帏，山影排户闼”的环境中长大的山民之子，身躯里也滚动着叛逆者的血液。否则他怎么会怀着这样深深的同情和尊敬，向我们勾勒出一个年青山民的英勇形象，向我们热情地叙述他反抗的故事呢：那些阴恶和狠心的城镇商人们，用压低木炭和木板价格的办法来扼杀山民渴望的小小的幸福，他们得不到公正的声援，“因为吏警和官厅都和他们在一起”，于是，一个青年山民，一声不响，却果决异常地用自己削制的一把竹刀，刺杀了一个大肚皮的木行老板，从而教训了各个木板行的吸血鬼。在这里，陆蠡进一步揭示出，在那黑暗的时代，要解开那受欺凌、受压迫的难解的结，别无他途，只有举起自己制作的竹刀。陆蠡自然并没有找到科学的、战斗的道路，他只是表达了深埋于底层中人民的自发的反抗情绪。但是历史证明了，陆蠡所揭示的正是一个朴素的客观真理。

平心而论，在陆蠡的散文中，往往不免流露出在当时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在没有找到斗争道路时的某种软弱、孤独或迷惘的精神状态，但是，作为一种全面的评价，以为陆蠡只有敦厚、谦逊和寂寞，就恐怕失之于偏颇了。

读他的散文，有时给我这样的感觉，他仿佛是行走在贫瘠荒漠上的旅人，总是渴望着更有生命、更有力量、更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东西。他的第三个集子用来作为书名的《囚绿记》，可以

说，就是相当典型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时刻萦绕于心头的感情。

这篇朴实无华，却又蕴藉深沉的散文，叙述他在北平临时借寓的一个房间，因为窗外的长春藤带入室内一片绿影，而使他感到深深的喜悦和满足，因为这一枝之绿，代表着生命、希望，慰安和快乐。他这样倾诉着自己的感受：“我留恋于这片绿色。我开始了解渡越沙漠者望见绿洲的欢喜，我开始了解航海的冒险家望见海面飘来花草的茎叶的欢喜。”“我忘记了困倦的旅程和已往的许多不快的记忆。”而当他把这绿色的枝条从窗外引进室内时，他不仅发现了“生的欢喜”，而且也发现它的尖端总是朝着窗外的方向，虽然这枝被“幽囚”的绿条渐渐失去了青苍的颜色，却有着永远向着阳光生长的顽强。终于，在芦沟桥事件爆发后，烽烟四逼于国土，他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放回到原来的位置，并且祝福它的繁茂苍绿。这篇写于民族危亡关头的散文，既寄寓着作者对于我们这个“永不屈服于黑暗”的民族的热望，也让我们窥见了他那渴望阳光、渴望生命、渴望欢乐的灵魂。我想，这并不是无端的揣度或主观的推测，因为，没有过多久，他就用自己年青的生命，用他那最后的绚丽的一闪，证明了一切。

这个善良、诚实而耿介的散文家，对于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从不加掩饰，也不知掩饰，没想到这一份天真，竟促成了他悲壮的终结。据同时代人的回忆，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他所工作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遭到了日军的搜查，并且运走两大卡车书籍。当时陆蠡正好外出，他本来是可以躲避的，但他以为当时书店由他负责，竟亲自到捕房去问个究竟，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部。后来据曾经关在同一监狱的难友说：“一次日本人把陆蠡提出去问口供：‘你爱国不爱国？’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于是说：‘爱国。’又问：‘你赞成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汉奸汪精卫政府）他说：‘不赞成。’还有：‘依你看，日

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回答：“绝对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态度顽强，说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给他上了刑。几次提审，他决不改口，终于因屡受酷刑吐血而亡。

刘西渭同志在一篇评论陆蠡的文章中说得好：“他可以撒谎，然而诚实是他的天性，他的勇敢不含丝毫矫情。为什么我们能够在最后保持胜利？正因为这个老大民族忽然迸出了这些信心坚定视死如归的年轻人。古代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在被判死以前，曾为自己这样申诉：‘我宁可照我的样式说话而死，也不照你们的样式说话而生。’”

一个年轻而又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如同洁白的昙花，它鼓起自己整个生命的力，绽开了美丽光洁的花朵，但是在那沉重残酷的时代，他是那么快就被黑暗无情地吞噬了，他用他的悲壮正直的死，写下了一篇最后的也是最美的散文。

雨果曾形容他笔下的一个人物：“他的灵魂里有一颗明珠——天真，而明珠是不会溶化在污泥里的。”陆蠡也是这样，他虽然生不逢辰，为黑暗的时代所吞没，但他所留下的那些充满天真气息的散文，却如同颗颗明珠，至今仍然熠熠发光。

1980年12月7日夜

冲决罗网之歌

——读陈毅同志遗作《归来的儿子》

陈毅同志，文武全才，既是帷幄运筹，决胜千里，功勋卓著的元帅；又是豪情奔放，文采风流，名闻于世的诗人。这早为大家所熟知。但是，他也写过小说，却只是耳闻，无由得见。感谢方行同志不辞辛勤，将陈毅同志写于一九二五年夏秋间的小说《归来的儿子》探寻出来，交给《上海文学》重新发表，这带给了我们极大的喜悦和满足。

陈毅同志曾自述其青年时代对文学的热爱，他说：“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①

这篇小说正是他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虽已投身于革命，却仍未能忘情于文学时的作品，弥足珍贵。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四川偏远山乡的风貌。陈毅同志以十分精确逼真的笔触描绘了这一角的世态人情。由于时代天翻地复的变化，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也许已经陌生得如同听一个遥远的神话了。你看那位舅老爷和老塾师横卧在床上，捧着大烟枪，彼此息索息索地吞云吐雾，直到都过足了瘾，

^① 见《陈毅诗词选集》中《给罗生特同志的信》。

才开始说话议事。这场景，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看来，就确乎是
不可思议的。然而对于当年那个完全僵滞腐败到已发出尸臭的社
会来说，这是极典型也极有特征的勾勒。

我不禁想起了往事。三十年代末，抗日烽火初起，我随家逃
难到山城重庆。那时我正在上小学，每日必须一级一级地爬曲曲
折折依山而铺的青石阶路，才能到达构筑在山半腰的学校。沿途
常有滑杆和轿子擦肩而过。衣衫褴褛、面有菜色、骨瘦如柴、头
上缠着青布的轿夫，抬着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或珠光宝气的太太
小姐上坡，他们满面汗珠，大声喘息，两只青筋盘绕的腿，一步
一步颤抖着往上挣扎。路两旁有一些零星杂店，其中有一种小店，
门口挂着牌子，上书两个斗大的字：戒烟。白墙上却有一两个极
小的窗口。开初，我并不了然这样小的窗口究有何用。后来，见
满头大汗的轿夫到了小窗前，便用手敲敲墙壁，顺手扔进去几个
铜板，于是窗口伸出一支烟枪，轿夫并不歇肩，而是一边抬着，
一边就凑过嘴去，息索息索地大口抽起烟来，直到大烟瘾过足了，
提了神，轿夫抹一把额上的汗水，这才抖擞一下肩头，继续艰难地
往上抬去。这前所未见的场景，曾给我童稚的心以极大的震惊，
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但只是到年事稍长，才愈益明白，那腐
败已极的黑暗社会，用各种手段盘剥压榨劳动人民已到了这样敲
骨吸髓的地步。

陈毅同志笔下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个方生未死，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乌烟瘴气仍然弥漫于大地的时期。这篇小说所取材的，虽
不是时代漩涡中的尖锐斗争，而只是偏远山乡的一支插曲，但那
死水潭般郁闷朽败的气息，却都从字里行间扑面而来，作者对这
浓雾般阴沉窒息的氛围与环境，不仅有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把
握得十分准确的再现，写得异常真切。

小说中鸿儿的家，并不是聚族而居的士绅大户，也不是钟鸣
鼎食的官宦豪门。它没有《家》中所描写的那样神圣威严的高老

太爷，也没有《雷雨》中描写的那位专横跋扈的周朴园，自然也没有森严冷酷的家规族法。这不过是个终岁可以温饱的小康农家，一个小地主之类的家庭罢了。小说的情节应该说也颇为简单和普通：这人家因为丧了主翁，只留下未亡人领着六岁的小孤女，虽有舅爷与塾师帮助料理家务，做母亲的却渴望远游的儿子早早归来主持家事。但终于盼到儿子归来后，却发现儿子“与家里一切都不甚合谐”，甚至母子之间，也有着一层难以言说的障碍、隔膜，而且越积越高，越积越深，到最后，这归来的儿子终于重又出走离去。这样一个看来简单的故事，在我们细细读下去时，却越来越觉得这小小的冲突中，含包的却是一个决非寻常的大矛盾，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大冲突。

作者着眼的角度，看来并不是要一般地揭露封建势力的如何冷酷，如何杀人害人。在小说中，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坏人”，也并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对于鸿儿来讲，母亲，娘舅，塾师都是亲人，似乎都没有任何恶意，然而作者犀利的眼光，却正是从这种日常的、似乎合乎人情的、平凡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纠葛中，揭示出了那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腐朽、落后、保守、愚昧而又顽固的精神状态，也揭示出社会生活中已经开始日益积聚增涨的不满和要求变革的觉醒。而这二者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家庭范围内，作者用寥寥几笔，生动地勾画了舅爷和塾师的形象。他们早就有许多不平，他们慨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科举停了，圣门之徒也就跌价；放天足，这就乱了男女之分；改民国，就无父无君；用洋枪，天下自然就不得太平。而这位鸿儿居然主张“与其作官，不如作强盗反痛快高尚”；主张要接亲，就要“与女家的姑娘作几个月的朋友”，如此等等。这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有心撞祸败家的疯子。而母亲呢，如果说原来还希望儿子衣锦归来，但现在却只希望儿子回来伴着她，守住这一份祖业。

她感到儿子与家里“不甚合谐”，感到与儿子之间“有一层障碍”，但她搞不清楚儿子的心事，也想不明白隔阂的原因。因此，她用如泣如诉的恳求，用母子之情，用以“体贴亲心”为孝顺的古训，来要求儿子安分守己的留在家中。应该说，作者非常熟悉这样一些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的方式，熟悉他们对社会对家庭所理解的逻辑和他们的习惯、道德准则，而且忠实地、朴素地、不加任何夸饰地，因而也是出色地描写了他们的精神状态。这一切都是属于这类小地主之家的特征的。围绕在鸿儿周围的人，都不能说“坏”，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其可怕，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正是象蛛网一般，要把人缠在一个不能呼吸的茧中。他们自己是从已经腐朽了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他们的实际利益也都与这一整套观念紧密相联，所以他们按照他们的教养、本能和利害关系，以各自的方式和特定身份，来要求鸿儿就范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这有什么奇怪呢，这一切是祖宗的成法，是天经地义，是自古已然的，岂能有丝毫的悖逆。作者对于这类人物的愚昧而顽固，保守而自信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描绘真可以说维妙维肖，十分真实。

对于社会环境，作品中着墨不多，但也有一点侧面的、精采的点染。你看那在庙宇中祈神降福的场面：他们把在神前致祭当作他们生活中最激动的“游乐盛会”，香烛钱纸和一斛米、几十文钱献到庙里去，然后在蒲团上叩拜诸神，看木偶戏，彼此议论攀谈，那内容“若不说王大嫂的儿媳不孝，便要说李大娘的女儿有福。这家女儿出阁，那家男儿接亲咯！嫁奁赛得过一州一府咯！王道士又捉了难产鬼咯……”等等。这就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状态。似乎亿万斯年，还理应如此。

作者确实没有编织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没有写惊心动魄的惨剧，作者察看着，注视着的是这个已全然僵滞腐败了的社会，作者选取了这个题材，让我们看见，即使在这偏远的山乡，也笼罩